



红

旗

如

画



红旗如画

——学大寨的故事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林墉、苏华、林抗生

红 旗 如 画

——学大寨的故事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插页 97,000字

1977年8月第1版 197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,000册

书号 10111·1095 定价 0.33元

内 容 介 绍

本书收入故事十一篇，反映广东省海丰、中山、徐闻、海康、怀集、兴宁等县的干部、群众在党的领导下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以大寨为榜样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和光辉业绩。这些故事，有的描述中山县水乡地带在华主席视察后，那里的干部、群众，遵照华主席的指示，继续前进，大步攀登；有的讲述县委领导班子如何同群众一起改变干旱地区的落后面貌；有的描写开渠引水、围海造田；有的讲述开山造林、新辟渔场。内容丰富，写得生动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目 录

华主席率领我们勇登攀.....	龙 奇 黄向农 余松岩 (1)
贡献	徐一行 (22)
新寮新天地	陈堪进 (33)
“飞沙走石”	郑文贤 (49)
英雄兄妹	吴茂信 郑文贤 (60)
宏图	黄循洛 (72)
奋战狮子山	黄森涛 许本立 张奇杰 (81)
水寨春秋	陈 泽 朱 飞 (97)
白沙湾凯歌	赵澄卓 阳 秀 (111)
开辟新渔场	阳 秀 朱 飞 (127)
“水神爷爷”	程贤章 凌 霄 (144)



华主席率领我们勇登攀

龙 奇 黄向农 余松岩

新人，新村，新地，新景象！

这是每一个参观过中山县古镇公社古一大队的人对该队的由衷评语。

虽是四九寒天，站在公社办公室旁的小山上，放眼四望，大地仍然一片春色：高高的甘蔗林，嫩绿的小麦苗；桑叶摘尽了，桑树行间却长满青翠的蔬菜；方方正正的鱼塘，波光潋滟，有规则的镶嵌在田野中间，宛如一颗颗明珠缀饰在翡翠毯上；河涌旁，一台台人工降雨机喷出的水花，在艳阳

映射下，幻成一道道灿烂夺目的彩虹，横跨在麦地和蔗林的上空；翠绿的大地啊，生机勃勃；拖拉机奔驰在田野上，高压线横在蓝空中；砖瓦房，鳞次栉比；新村庄，整齐洁净。沿着那平坦的水泥路进入村中，你就可以看见户户屋内宽敞明亮，屋外诗画满墙……

然而，过去的古一是贫穷落后的。要问面貌怎会变得那么快，变得焕然一新，社员、干部准会这样回答：这是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坚持阶级斗争，坚持农业学大寨的结果，是华国锋同志亲切关怀、率领我们勇登攀的结果。

亲 切 的 关 怀

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下午，艳阳高照，南风轻拂。珠江三角洲水乡，正是蔗壮、鱼肥、蚕茧白，果满枝头，稻谷飘香。就在这美好的日子，华国锋同志来到了经济作物区的古一大队。正在田头、桑基、鱼塘、蚕房和猪舍紧张劳动的社员，看到穿着朴素、体魄魁伟、神采奕奕、微笑着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的华国锋同志，无不兴高采烈，心潮激荡，热烈的掌声响个不停。

华国锋同志在古一大队党支部书记小苏的陪同下，兴致勃勃地迈着健步，冒着酷暑高温深入田间。当他来到蔗基上，见那茁壮的甘蔗已长得人那么高，而蔗垄沟里的花生和绿肥太阳麻，则将要收获，蔗地边的两行玉米，已经结实。对于这种见缝插针般的利用土地，华国锋同志高兴地连连赞

好，说这块地上既有糖，又有油、粮、肥，对土地就是应该寸土必争地提高利用率。他还细致地察看水稻、塘鱼、蚕房……一路上，亲切地和社员握手、交谈，充分肯定古一大队取得的成绩，赞扬他们大批资本主义，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，勉励他们要加强团结，互相帮助，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，走大寨的路，把古一大队建设得更好更美。

几年来，古一大队的干部、社员，就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遵循华国锋同志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勉励，狠抓阶级斗争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大寨路，才使面貌焕然一新，生产得到蓬蓬勃勃发展的。

战 斗 的 道 路

大寨路，金色的道路，战斗的道路。每前进一步，都充满激烈的斗争，这斗争有如珠江流水波连波，无日间歇。

“茶楼上定生产，茶杯里定行向”是这里的农民在个体生产时常说的一句话。他们在清晨或者晚上，习惯到茶楼来个“一盅两件”——一盅茶，两件点心，慢喝慢吃，探听目下种什么最有利可图，产品运到哪里去卖价钱最高。他们利用珠江水网这一方便条件，近则把产品运到中山重镇小榄，西江门户江门，远则溯江而上，运去广州、肇庆、梧州……资本主义利用商品，凭借小生产的土壤，无孔不入地侵蚀着人们的灵魂。古一大队的贫下中农，打从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第一天起，就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与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

争，而华国锋同志的勉励，则使斗争更猛烈、更壮阔。

一九七二年九月间，古一大队交售给国家的塘鱼任务完成了，算盘珠子也就在一些干部和社员心里拨响了。他们拨着手指估算估算：今年至少可以超产五万斤。“五万斤超产鱼上农贸市场，每斤多卖四角钱，就是两万元呀！”

“超产归己，怎么卖都可以。”

“到农贸市场合适，反正卖的钱都归集体，又不是落私人荷包！”

这些议论，很快就传到党支部书记小苏的耳里。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摔打出来的青年干部，敏锐地觉察到：这是在搞“集体资本主义”，事情并不是孤立的啊！——它是刚刚平息的饲料地风波的继续！

小苏清楚地记得，就在他刚从生产队调到大队担任干部不久，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，不仅在自留地种上高价作物，运到农贸市场出售，连饲料地也种高价作物，还整日叫喊自留地、饲料地太少。其中叫得最响的一个就是亚宽。

一天下午，小苏从田里劳动回来，看见有个人在饲料地上搭瓜棚，那瓜棚竟然延伸到集体的一块空地上。看那身形和动作，他认出是社员亚宽，便快步走了过去。

亚宽听到脚步声，扭头一看，见是小苏，先是吃了一惊，接着就镇定下来，满面堆笑，恭恭敬敬叫了声：“支书！”

“亚宽，怎么饲料地也种起瓜菜来了？”小苏沉着地问。

“哎呀，饲料地，唔，呀。”亚宽支支吾吾的，还用手在

自己后脑勺上拍了一下，故作惊讶地说，“哎，不过现在瓜秧快上架了，让我种完这一造吧！”

小苏坚决地摇摇头：“不行！饲料地是专为发展养猪事业才分给社员的，都种高价作物赚钱，猪吃什么？”

亚宽冷冷一笑说：“这个你放心，我不会饿死猪的。就是饿死了，也是我自家的事。”

“话不能这样说，”小苏脸色严峻，正色说，“饲料地是专门种饲料的。养猪并不是个人的事，猪多、肥多、粮多，就能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。现在你把饲料地种上高价作物，走的什么道路呀？更不对的是，你把瓜棚伸到集体的土地上来！”

亚宽心里一怔，可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：“嘿嘿，伸入巴掌那么大的地，算得了什么。”

年轻的支部书记眼神威严，语气坚决：“不！俗话说：有样看样。个个象你这样，把饲料地种高价作物到农贸市场出售，又侵占集体土地，你侵一寸，他占一分，还搞什么社会主义？不行！不能那样种法，不能占用集体的土地，赶快把瓜棚拆掉吧！”

想不到小苏竟然寸土不让。亚宽想：“年纪轻轻的，我就不怕你。”想着，他要起蛮来，嚷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当支书，硬要把我们社员的荷包倒吊着挂。瓜棚已经搭好，就是不拆，看谁敢动！”

小苏显得镇定而又沉着，他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明天早上你不拆掉，我就派人来拆；这些搭棚的竹子归集体，抵拆棚的

工分。”

亚宽一捋袖子，跳了起来：“你敢派人拆，我就把你丢进河里去。”

他满以为这可以吓住年青的支部书记，谁知小苏走前一步，挺起胸膛，眼睛闪着凛然的光芒，定定地盯了他好一会，然后严肃地说：“我劝你不要耍这一手！老实告诉你吧，你这一套吓不了人，给个酒埕你做胆，谅你也不敢。”

邪不胜正，亚宽眨眨眼，嗫嗫嚅嚅地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转身走了。

这件事，引起了大队党支部的重视，大家认为，饲料地改种高价作物，不只亚宽一个，还有个别人把东西远运外地销售。这种资本主义倾向不及时制止，势必影响社会主义集体。于是就把这事放到政治夜校让群众讨论。

通过群众性的辩论，不仅教育了亚宽，也教育了全队社员。老贫农都说：“华国锋同志来我们大队视察的时候，再三教导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我们一定要照着办。这股资本主义歪风，就象鱼塘里的鲢疽病，蔓延开去，后患无穷，必须刹住。”

这场饲料地风波进一步使小苏明白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停止。眼下，一些人打着为“集体”的招牌，叫嚷要把超产塘鱼拿到农贸市场出卖，听来冠冕堂皇，其实仍然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作怪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。

小苏为了这件事，去找支部副书记根叔。一见面，根叔

就先说了：“这几天，那些把脑袋钻到钱眼里去的人，又在打超产鱼的算盘了，你可得把紧这闸口啊！”小苏两眼一亮，高兴地说：“嗨！原来你也在考虑这个问题，我正是为这个找你来的。你看该怎么办？”根叔不假思索地说：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。把五万斤超产鱼卖给谁的问题，还是让群众自己去辩论辩论，这可是一场最现实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啊！不过，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的是干部。必须首先在干部中间统一思想。”

一句话提醒了小苏。他记得大队干部老何，曾经多次向他提出：集体超产鱼应该送到农贸市场去；卖议价，以前有过，现在也没问题，这是公私两利，皆大欢喜。

什么公私两利呀！显然是集体搞资本主义。不首先端正干部的思想怎么行呢。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，朗月高悬的夜晚，小苏和根叔找到了老何，谈起超产鱼的事情来。

凉风拂拂，蔗林沙沙作响，鱼塘泛着银光。三个战友来到鱼塘边，他们背靠蔗林，挨着荔枝树坐下。面对鱼塘，根叔陷入了深深的回忆。他想起一九五六年底的一天，老何带着几个社员在这鱼塘里清塘捉鱼，有人不让他捉，闹了一场风波，他问老何还记不记得？

老何淡淡地说：“那是在阶级敌人挑动下，富裕中农亚胜等一伙人闹退社造成的乱子。那是老掉牙的旧事了，你不提我也记不得罗。”

小苏接着说：“那时你还告诉我，他们在一张大纸上画了个大圆圈，要诡计，搞破坏。”

一九五六年十二月，富裕中农亚胜等人，在地富分子唆使下，欺骗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，闹起退社风潮。他们不仅派代表到佛山地区机关请愿，还包围社址，持刀威胁干部散社。那时，年纪还不到十岁的小苏听妈妈说，农业社是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的，现在这班家伙要破坏合作社，这叫他很生气。他想：要散合作社的，决不会是好人的；但那些家伙为什么要画在一张大纸上面，画了个圆圆的东西？他不明白，拉了拉身旁老何的衣角，悄声问：“老何叔，他们画这么个大圆圈干什么？”老何气愤地说：“那不是圆圈，是闹退社的人签的名。”原来，那些家伙作贼心虚，签名也签成个圆圈，想使人看不出哪一个是为首分子。年幼的小苏当然看不出他们的诡计。他看见社主任昂首挺胸地站在台阶上，义正辞严地高声说：“走毛主席指引的路，是贫下中农的共同心愿。合作社不能散！”老何也挥着手，愤怒地吼道：“谁想拆散合作社，我们就坚决跟他斗到底！”小苏被激动了，他也跟着喊起来。

事情已过去许多年，可在小苏的心里，还留着鲜明的印象。

三个人都沉浸在回忆里。他们记得，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，斗争一天也没停过。那次退社逆流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贫下中农团结一致，顶住了。可一九六〇年整风整社的时候，有人又企图篡夺大队的领导权，篡夺不成，又搞破坏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大队试种水稻，就在眼前这口鱼塘育秧，地主分子鬼仔信竟然偷偷放水灌塘，若不是及时发现，几亩秧苗就给浸死了。谁都知道，在经济作物区，试种水稻是文化大

革命的新生事物，在斗争鬼仔信时，他承认，放水浸秧，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仇恨。

夜凉如水，四野宁静。小苏的心却因为想起那不平坦的道路而激烈地跳动着。他望着老何深情地说：“老何叔，你说说，阶级敌人为什么总是兴风作浪呢？”

老何回答说：“这是阶级本性嘛，他们就是想搞资本主义，走回头路。”

“对了！”小苏站起身来，激动地说，“阶级敌人一心想变天，梦想复辟资本主义。他们当年闹退社搞单干，闹不成，就削尖脑袋钻进来，妄图篡夺领导权，失败了，现在又改变手法，利用我们干部中的小生产思想，打算用我们的拳头打我们的心口，搞个‘集体资本主义’，最后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。”

最后那句话，叫老何吃了一惊，他眼睁睁地望着小苏，自言自语似地问：“集体资本主义？”

小苏点点头继续说：“你们还记得么，华国锋同志来我们大队视察的时候，就在这口塘边，他是怎样教导我们的？”

这一问，顿时使大家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。那天，华国锋同志来到这口塘边，看见几个社员正在搞塘鱼人工孵化；华国锋同志询问了有关人工孵化的情况后，高兴地赞扬他们听毛主席的话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，夺取高产再高产。想到这里，老何激动地说：“我们今年的塘鱼能够大增产，与华国锋同志对我们的鼓励分不开啊！”

一直不大说话的根叔接着他的话头说：“华国锋同志还勉

励我们，要象大寨人那样，热爱国家，热爱集体。大寨人决不会把集体五万斤超产鱼拿到农贸市场去卖。小苏说的对，拿集体的东西，用集体的名义去搞自由贸易，这不是集体资本主义是什么！”

老何的脸唰地红了。他感到很不安，好一会才笑笑说：“你们兜这么大的圈子，原来是谈这个啊！好，我通了。这种生意坚决不能做！”

“老何同志。”小苏突然转身捏住他的手，激动得好一会说不出话。

珠江三角洲的秋夜有点凉意，掠过无数河汉、充满水乡气息的秋风在田野上空徐徐吹着，凉浸浸的吹在人们的脸上。可小苏他们却感到浑身发热，特别是小苏，他看见一个战友跟了上来，觉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添了一分力量，在学大寨的道路上，又多了一个共同前进的伙伴，心情是多么激动啊！他那犀利的目光从战友的身边移向前方，移向广阔的田野，在明净的月光下，在飒飒的夜风中，那无边无际的甘蔗林也仿佛在唰唰地往上升高，生势越来越旺。他满心欢喜地说：“今年的甘蔗又是一个好收成，超产糖少说也有二十万斤……”

他的话没说完，根叔赶紧截住说：“可不是，随着农业学大寨的深入，生产越来越发展，超产的东西会越来越多，一定要处理好。如果今天超产鱼可以上农贸市场，明天超产糖也上农贸市场，主产品可以这样做，那薯姜葛芋、各式蔬菜也可以照此办理，发展下去，那就连计划内的产品也要上农

贸市场了。这不是集体资本主义是什么？老何，这就是小苏说的新形势下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新表现，新特点啊。”

根叔把小苏要说的道理点得更明白、更透彻，老何觉得自己落后了！坐在自己身旁的两个战友：老的同自己一起战斗过，今天仍旧充满革命的锐气；而新一代更是朝气蓬勃，勇往直前。自己怎么能不急步直追啊！更叫他感动的是小苏，他觉得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，眼光是这样的敏锐，看问题是这么深刻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新一代，多么值得自己好好学习呀！

老何正在激动地想着，小苏又说：“老何叔，你知道吗，谁叫嚷把超产鱼上农贸市场叫得最响？就是当年带头闹退社的亚胜那伙人，而在他们后面的，却是鬼仔信那几个四类分子。”

这使老何吓了一跳：“这可没料到！”

“他们更大的阴谋还在后面。你想想，为了贪高价，这几万斤塘鱼就得运到小榄、江门出卖，甚至还要更远一些。集体带头，私人在后。那么亚胜那伙人要将自留地的和集体分给他们的产品长途运销，不是可以理直气壮了吗？到时我们怎么拦阻呢？他们打着‘为集体’的旗号，而最后还是为‘私’，为了他们自己！”

老何猛然站起，内疚地望着根叔，然后在小苏肩上一拍说：“我明白啦，超产鱼一斤一两都要卖给国家。”

干部的思想统一了，群众的工作就好做了。在社员大会上，小苏启发大家考虑几个问题：国家供应我们这么多粮

食、化肥、机械、饲料，我们如果把超产鱼拿到农贸市场，这是什么路线？大寨人大灾之年，对国家的贡献不少于往年，而我们丰收年却卖议价，不把超产鱼卖给国家，对比之下，我们算什么风格？将五万斤塘鱼斤斤两两地运到农贸市场出卖，我们是生产者，还是生意人？

账不算不清，理不辩不明。经小苏那么一启发，社员们热烈地说开了：“我们学大寨，就得处处象大寨人那个样子！”“这五万斤塘鱼在农贸市场卖不得。卖了，可以多得几个钱，但却把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心给卖掉了。”

坚强的堡垒

华国锋同志到古一大队视察以后，五年多来，古一大队对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抓得很紧。这主要是由于有一个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强的战斗堡垒——党支部。

这个支部具有无坚不摧的战斗能力，原因在于它的领导班子是老中青三结合的。老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更加青春焕发，坚持继续革命，他们自觉地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看待，主动承担；新干部则朝气蓬勃，勇往向前；又能虚心学习老干部的优点，发扬革命传统。支部形成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以老带新、以新促老、团结战斗的集体，因而这个党支部具有无穷的青春活力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古一大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。这革委会是按照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，群众把一批在文化大革命